

## 前言

11

本書旨在服務於教會的定向。外部環境的急速變化，科學與技術領域裏的革命性進步，以及與此同時社會性的、軍事性的和生態性的衝突所帶來的威脅，使得那種普遍的不安全感在我們社會裏的許多人中間蔓延開來。今天，每個人都深感不安，不是沒有緣由的。所有的人都在談論危機，不管是石油危機，還是心理危機。內在的和外在的不穩定性都在不斷加劇。政治的、經濟的、倫理的和宗教的制度變得異常脆弱，其程度已超出許多人的想象。因此，對於安全性的需求也在所有的領域裏日益增長。教會並沒有被排除在這種普遍的不安之外。教會的成員們都在批判性地詢問主日崇拜的意義，都在懷疑性地詢問主日崇拜改革的意義。牧師們、教會領導層和教會會議都在討論他們所看到的危機和他們自己的危機。在這裏同樣可以聽到對於更強的安全感和宗教的穩定性的呼聲。

在每次的危機當中，人們必須讓自己重新找到定向，人們也必須讓自己重新面對那些最基本的問題：你從哪裏來？你將到哪裏去？你是誰？因為每次的危機都使那些傳統的和熟悉的回答成為了問題。但是，每次的危機也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遇，讓人們來給出一個嶄新的、自己的、具有承載能力的回答，人們可以帶着這樣的回答去面對自己的生與死。誰若只談論「危機」，而沒有看到其中所含的這一機遇，那麼他就是出於害怕而在談論，他也就會失去盼望。誰若只想擁有新的「機遇」，而不去忍受那些迄今為止的回答的危機，那麼他就是充

滿幻想地在說話。假使教會沒有盼望，那麼她也只能去分擔那種普遍的不安，或甚至將之深化為世界末日的氣氛。假使教會沒有傳統，那麼她也只能去追趕新的機遇。教會在其傳統的危機當中，在其盼望的機遇當中，將讓自己以她的根據、她的將來和她的任務為定向。

- 當教會的傳統被動搖時，她將被徹底地拋回到她的源頭去。她將讓自己比從前更加堅定地以耶穌、他的歷史、他的臨在和他的將來為定向。作為「耶穌基督的教會」，她在根本上是以他且唯獨以他為依靠的。不管時代始終會帶來甚麼樣的安全或不安，她是甚麼，她因何而存在，全都從他而來。所以，我們將在第三章詳細論述「基督與教會」的關係。這個定向對按照他的名來稱謂自己的教會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當教會的未來前景變得黯淡時，當她與以色列的關係，與其他宗教的關係，以及與社會的國家政策、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的關係變得富有爭議時，她將把自己的目光完全投向那個對她而言十分確定的將來，因為，它是基督的將來，是基督建立了它：上帝的國度。所以，我們將在第四章詳細論述「教會與上帝國」的關係。因為，盼望意味着生命力，且生命將在公開的關係中被活出來，所以，上帝國不應是抽象的，而應當被具體地在基督教界的活潑關係中展現出來。教會的將來只有藉着一個為了他人和與他人同在的「盼望的教會」才能被展現出來。

由於教會的根據在基督內，且為了上帝國的將來而存在，所以教會（她事實上是甚麼，她能做甚麼）是處於聖靈的臨在和大能中。聖靈使教會在基督的共契中不斷獲得更新。聖靈使教會充滿新創造的力量、新創造的自由與和平。所以，我們將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對處於上帝的運動中、處於「澆灌凡有血氣的」聖靈的運動中的教會的那些力量、可能性及生活方式進行一番描述。

本書是在我於一九六六年在波恩（Bonn）和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在圖賓根（Tübingen）所作的教會論講座的基礎上寫成的。自一九六八以來，有一部未經許可而刊行的講座記錄，並多次印製，流傳甚廣。這一教會的學說，對有些聽眾來講，顯得太保守，而對其他聽眾來講，又顯得太激進。我希望，通過這次為了正式出版而對講義所作的加工和完善，能夠使雙方都清楚地意識到：若想要正確地評價基督教的信息的原動力，人們就必須保守地對待基督教傳統的激進因素，就必須激進地闡釋其保守的形式。因此，我嘗試，在基督教信仰的最古老的認知中和基督徒團體的最古老的形式中，去找出那最原始的，以便理解其內所含的那指向未來的。

本書的「內容」並非來自寫字檯或圖賓根大學的課堂。讀者們完全有理由來問：他究竟在談論那個教會？我曾經有五年在不來梅州瓦塞霍斯特（Wasserhorst, Bremen）的地方教會擔任牧師，除此之外，在過去的十年間，我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會也多次作過巡迴講座，參加過普世教會運動的會議。韓國基督徒的經驗，13他們的宣教熱情和他們在政治反抗中經歷的痛苦；肯尼亞和加納的獨立教會的靈恩性經驗，他們的祈禱和他們的狂歡般的舞蹈；在馬尼拉貧民窟以及拉丁美洲鄉村的基督徒基層社團的工作，他們與民眾在一起的生活，他們被警察迫害的情景，這些都深刻持久地影響了我，或許比我自己所意識到的還要深刻得多。無論如何，它們給我顯示了德國教會的限度。面對外國讀者，我也不想否認，我是身在聯邦德國並基於我在福音教會裏的生活而來寫作的。但是，儘管如此，這一出發點並沒有決定本書的內容。特有的情況只能算是諸多情況中間的一種。對基督教界而言，確實有着種種非常不同的情況。在普世性的關聯中從事神學研究，並不意味着可以抽象

化地進行，而必須儘可能地以教會的不同經驗為出發點，來把它們富有成效地加以推介。因此，我嘗試在接下來的神學性論述中，不把教區教會（Landeskirchen）和自由教會（Freikirchen），大眾教會（Volkskirchen）和宣教教會（Missionskirchen），本地教會和普世教會運動、教會性的組織機構和自由的基督徒團遺漏掉。對我而言，至關重要的，並不是基督徒團契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一種相加，而是「基督的唯一教會」的信仰和可信性。

本書的一個實踐性意圖，按照神學性的理解和所提到的經驗，可以如此表述：由「牧養關懷大眾的教會」轉變為「大眾內的大眾的團契教會」！否則，我認為：教會不能夠（神學上說）負責地宣講福音，慶祝主餐，以新開端的標記施洗，在耶穌的友誼中生活。否則，教會將不能夠在團契中、與團契一起、通過團契來履行她的職分、任務和服事。宣教教會、認信教會和「十字架下的教會」必須或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團契教會。她們不會陷入社會的孤立中，而是成為大眾中的一個活潑的盼望。在老早「基督教化的」國家裏，那經常被描述的大眾教會及教區教會的危機，她們的公共職能的喪失，她們的成員的冷漠和她們的遲鈍笨拙，對於團契教會的建設和地區教會原則的實現而言，是一個機遇。如果教會贏得了她的行動自由並將之付諸實施，那麼主動迎合社

- 14 會及與社會相隔絕的危險就將被克服。為了這一自由，她需要一個團契，它的凝聚力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強大。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會的經驗增強了我對這一教會形象的神學性確信。

最後，也必須來談談《聖靈大能中的教會》（*Die Kirche in der Kraft des Geistes*）這本書與我以前寫的《盼望神學》（*Theologie der Hoffnung*, 1964）和《被釘十字架的上帝》（*Der gekreuzigte Gott*, 1972）的關係。看起

來，我好像是沿着這條神學思路走下來的：從復活節和基督教盼望的立論，到受難日和對上帝苦難的探究，如今來到降臨節和聖靈的差派。然而，這恐怕就太過按照教會禮儀年的順序來思維了。這三本書是在我的講座基礎上寫成，而這些講座並不是按照這一順序而做的。所以，這些書相互交融，它們在內容上也彼此疊合。但正確的是：為了讓人們更好地理解上帝釋放世界的歷史的豐富，我不得不在神學上從這一個到那一個，必須變換透視角度。所以，我將《盼望神學》的重點「被釘十字架者的復活」在《被釘十字架的上帝》轉變為「復活者的十字架」。這兩種透視景象將是不完整的，假如「聖靈的差派」，他的彌賽亞的歷史和他的團契的靈恩性力量不被添加進來的話。就這點而言，《聖靈大能中的教會》這本書是對前幾本書的一個補充。

韋爾克博士 (Dr. Michael Welker) 和斯托克博士 (Dr. Konrad Stock) 與我在神學問題上經常交流，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也提出了許多意見，並審閱校對了文稿，對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謝！

莫爾特曼  
一九七五年聖靈降臨節  
於圖賓根

教會在每個時代都有義務去釐清她的任務、情勢和目標。然而，教會究竟應該以甚麼為定向？關於教會的神學性教義要求教會對此做出回應。

教會是上帝的子民，她必須在每個時代向那位呼召、釋放並召聚她的上帝負責。她也必須在上帝的台前反省她的生活及生活方式，反省她的言談和沉默，反省她的作為和不作為。

然而，教會同時也欠世人的債（羅 1:14）。因此，她必須在每個時代向世人說明她的信仰任務與執行狀況。她必須在世界的論壇上反省她的生命和生命的表現。

兩者在道成肉身的上帝和高升的人耶穌基督的教會中不應該有所分離。教會總是在上帝的台前和世界的論壇上呈現她自己，因為她在上帝面前代表世界並在世界之前代表上帝。她在批判性的自由中遭遇世界，她有義務向世界提供確實可信的新生命的啟示。她同時與所有人体戚與共地站在上帝之前，她有義務從深處向上帝發出渴求生命和自由的共同吶喊。

在自由的休戚相關的聯繫和批判性的共契中，教會和世界、大眾、民族、國家及社會一同進發。教會被稱為遷移的上帝子民。因此，教會本身以及教會和大眾、民族、以色列以及國家的關係將呈現在上帝與世界的將來的舞台上。在她的盼望的光照中，她要理解她的託付，在來臨的國度的光照中，她要解釋時代的苦難。她要在世界史中理解她的神聖託付，同時她要在上帝的歷史中理解世界。

為要表達教會活潑的本質，關於教會的神學教義將要留意這三個層面：在上帝之前，在世人之前，在將來之前。因為基督的教會是「開放的教會」。她為上帝而  
16 開放，為世人而開放，為上帝和世人的將來而開放。如果教會捨棄了其中一種開放性，向上帝、世人或將來封閉，那麼她便扭曲了她之所以為教會的意義。

在平靜的時代中，教會可以透過她的傳統與傳承毫不間斷、未曾改變的延續來確保自身。人們訴諸這些事物：在時代的變動中相信常存的事物，在歷史的偶然中相信一再重複的事物。在變動的時代中，這些事物便不再令人信服。因為社會關係急速的變動一再波及教會的整個可辨識的面貌。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過渡的時代，它的將來還難以辨認。這使許多人痛苦地意識到：許多曾經是有效的事物，今天不再適用。然而，我們卻不曉得將來會怎樣，甚麼是可以持久的。這引起一種不安，也衝擊基督徒和全世界的教會。保守派人士（包括那些自認保守的人）和前衛人士（包括那些自認前衛的人）之間的緊張和衝突，對今日教會中的受苦發生重大的影響，這也使許多人因教會而受苦。在這個時代，教會面臨如此的挑戰：積極地思索她的源頭，堅定地承擔她的託付並且從她腐壞、垂死的形式中轉向基督的將來。在此情勢下，關於教會的神學教義不該抽象地談論那種無關時間的教會本質。它必須成為教會改革的起點，使教會成為比較可信的形式。

的確，有些教會在變動的時代中特別強調其傳統中常存的和可重複的事物。不是每個經常透過改革來表達其活力的教會都是一個「改革教會」。然而，「傳統教會」和「改革教會」共同思索真實的基督教傳統，她們便可 在變動中發現常存的事物，在改革中發現持久的事物。無論何時教會自稱為基督的教會並且以基督之名發

言，她所訴諸和傳揚的傳統乃是論及彌賽亞的釋放和終末時世界更新的傳統。這個傳統無法讓人歇息不動。它會使人改變和「得新生」。它像把人吹向「新海岸」的順風。凡是進入這個傳統的，便進入聖靈的冒險之旅，便進入得釋放的經歷，便響應悔改的呼召，便成為來臨中的國度的同工。在聖靈的歷史中，傳統和改革，持存和變動，忠實和回轉，並非對立。因為聖靈導向基督的團契並使彌賽亞國度圓滿終結。17

由此，我們最終清楚地看見：使得教會焦慮不安的，絕不僅僅是時代的不安。使得教會及其教義必須重新定向的，也不僅僅是當下的革命情勢。當然，教會在其言論、事奉、組織和生活方式上必須考量社會的改變。她必須接受變動的時代。她除此之外還能如何完成她面對上帝、世人和將來所受的託付？然而，在根本上，她的「不安」是在她自己裏面，在她所訴諸的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裏，在激勵她的聖靈裏。時代的不安指向她裏面的不安。為要向世界見證「新天新地」的將來，現今社會和文化的巨變使得教會注意到那些她自己描述成的「嶄新創造」和「新的上帝子民」的巨變。今天需要的不是巧妙地適應變遷的情勢，而是教會因基督的靈和來臨中的國度的大能而更新內在。因此，關於教會的神學性教義應該讓驅策教會的內在不安來引領。如果神學上論到「耶穌基督的教會」，「上帝國的教會」，「在聖靈臨在和大能中的教會」，那麼這種內在的不安必須被辨認出來。

## 一、耶穌基督的教會

關於教會的教義必須是神學性的教義，它在教義學中必須根據基督論和終末論來處理，這在以往是不容置疑的。可是，這在今天卻不是理所當然之事，因為有諸